

滕叙亮 著

陈、贺大将
与哈军工

(增订版)



纪念陈赓大将诞辰110周年暨哈军工创建60周年

滕叙亮
著

陳 賡 大 將

与 哈 軍 工

(增订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赓大将与哈军工/滕叙充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154-0147-8

I. ①陈… II. ①滕… III. ①陈赓(1903~1961)—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6140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叶敏娟 陈立旭
责任编辑 叶敏娟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8.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103 幅 39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引子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上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

北方的朝鲜人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长驱南下，迅速推进，但到了8月底，人民军在釜山严重受挫。9月15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成功实施了仁川登陆之战，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不出半个月，人民军主力已被美军围而歼之，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如狼似虎地扑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战火已经烧到中国的大门口了。

10月1日，金日成的特使带着十万火急的求援信赶到中南海。为朝鲜战局的骤变，毛泽东已连日寝食难安，他紧急召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开会，他的态度很明确：朝鲜战争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将更猖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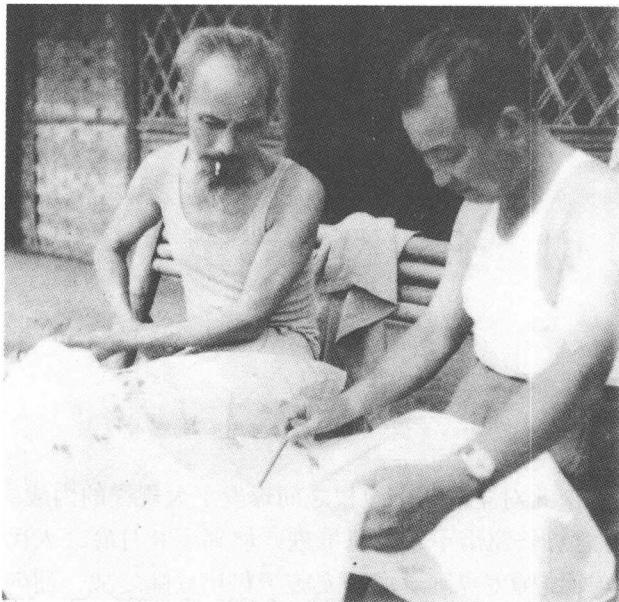
10月2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中国决心出兵。在一周多的时间里，中苏两国领袖之间来往的电报多达几十封。对于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作战这一点，斯大林也答应了。但是，10月8日，毛泽东接到斯大林“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不能出动”的电报，陷入痛苦的矛盾之中，他决定让周恩来立即到苏联去。

周恩来承担的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外交任务。斯大林的态度很明确，苏联出动空军支援的问题不容再讨论了，但是，他答应加紧对中国空军的训练和装备援助。在谈到尽快向中国运送武器装备时，斯大林问周恩来，中国军方是否有足够的军事工程师，能够操纵和维修这些武器装备？周恩来坦言，中国的军事工程师是十分缺乏的。斯大林说，中国一定要尽快建立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培养军事工程师，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斯大林的这个建议，给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

尽管斯大林后来仍派苏空军赴朝支援志愿军作战，但当时中国领导人下了这样的决心：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掩护，也要出兵援朝。彭德怀大义凛然，再次横刀立马，临危受命。

10月18日黄昏时分，面容憔悴的彭德怀来不及换上人民军将军服，就匆匆跳上“嘎斯67”吉普车，他对司机刘祥吼一声：“开车！”几十万大军的统帅仅带着



■ 1950年7月，陈赓和胡志明在越北前线研究作战方案。

的云南省府主席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将军。进入越南之后，陈赓与中央军委保持顺畅的联络，军委电报中也将朝鲜战局通报给他，尽管对法作战军务倥偬，又隔着“八千里路云和月”，陈赓总能挤出时间来与韦国清、黄景文等同志研究一下朝鲜战局，他对朝鲜的顺利推进心存疑惑，难道美军是那么不堪一击吗？9月16日，陈赓指挥越南人民军向东溪法军发动进攻之时，正是美军仁川登陆得手并大举北犯之日，陈赓闻讯，夜不能寐。

陈赓多年来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也能平心静气地写上几段话。9月28日，陈赓获悉越北前线已按预定部署实施对法军的合围，他松了口气，目光从越北军用地图移到一幅较小的朝鲜地图上。在那天的日记上，陈赓写道：

朝鲜战争可能受到挫折，甚至是大挫折。半月来我即担心此事。朝战一起，毛主席即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速胜，一个是持久，并说须做持久准备。新华社评论也如此说。但不管怎样，朝鲜战争必有最后胜利之日。此役完全揭穿了美帝是纸老虎，美帝并不是可怕的东西。^①

陈赓帮助越南同志指挥并取得胜利的抗法边界战役，使越北根据地的形势根本改观。鉴于越南战局趋于平稳，法军一时难以反扑，中共中央军委征得胡志明主席的同意，决定调陈赓回国。

一名军事参谋杨凤安、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身先士卒，第一个过江，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去会晤金日成。在彭德怀的身后，志愿军25万人马分成三路，从辑安、长甸河口、安东三地出发，在夜幕下悄然无声地涌向江边，又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迅速隐入朝鲜崇山峻岭中那成片的松树林里。

此时此刻，远在万里之外的越南北部山区，有一位中国名将正在密切关注朝鲜战局的发展，他就是代表中共中央协助胡志明主席指挥抗法作战

^① 陈赓：《陈赓日记》，第30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11月的越北山区已有几分凉意，在开满野花的山路上，陈赓拄着竹杖，同送行的越南同志依依惜别，互道珍重。陈赓一行从越南高平回到中国广西境内，在南宁休整几日，即经梧州、广州、武汉北上，马不停蹄奔赴北京。在路上，陈赓仍挂念着朝鲜战局，他在日记中写道：

闻悉我志愿军进入朝鲜，我甚兴奋，昨晚为之失眠。

昨夜失眠，总是思考着朝鲜战事。

……但是工作是艰苦和残酷的，我准备贡献我的一切。

11月29日，陈赓回到北京，稍事休息，便请求军委安排时间，他要向中央汇报在越南五个月的工作情况。

陈赓在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汇报之后，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中南海居仁堂的办公室里约见他。当年，聂荣臻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陈赓对聂荣臻一直执弟子之礼，两人后来都跟随周恩来，在上海地下党出生入死的斗争中，结成兄弟般的战斗友谊。

聂荣臻仔细听过陈赓的汇报后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高度评价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的工作成绩，陈赓啊，你在抗击帝国主义的战斗中立了头功！现在朝鲜战场已经打响了第二次战役，进展比较理想。三十八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打好，让彭老总骂个狗血淋头，这一回打得很漂亮，彭老总高兴得很，亲自写嘉奖令，喊‘三十八军万岁’呢！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由于装备落后，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较量，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中央这次调你回来，是想让你带领一个考察组，到朝鲜前线走一趟，一方面帮彭老总他们出出点子；另一方面，实地调研，向中央提出建议，如何解决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陈赓听说要去朝鲜，笑逐颜开，来了劲头：“聂总，你干脆就让我留在朝鲜吧，我给彭老总当个助手恐怕还够格。”

聂荣臻目光柔和，看着这位英气不减当年的老弟说：“你还怕没有仗打？这次在越南指挥作战也够辛苦的了，我真为你的两条伤腿担心呢。前几天主席和总理见到我，特别嘱咐，‘陈赓回来后，要他好好休养一下’，军委决定，把你的家从昆明搬来，安在北京，我已让安东同志去安排了，傅涯和孩子们都好吧？”

陈赓笑道：“半年没见了，我差不多忘了他们娘儿几个的模样了！”说罢，两人笑了一阵，陈赓又认真地说：“聂总，我看你太累了，眼圈儿都是黑的。”聂荣臻轻叹一口气，说：“就是想睡觉，可是麦克阿瑟不让我睡呀，朝鲜战争一打响，从毛主席开始，谁也别想好好休息了。”

12月25日，陈赓带着随行人员，急如星火地奔赴朝鲜战场。1951年元旦过后，陈赓一行人冒着刺骨的寒风，艰难地向平壤东北方向的君子里前进。惨烈的战争已经把朝鲜的城市和乡村夷为平地，凡是可能行车的道路都逃不过敌机的轰炸。陈赓在吉普车里看着沿途来往的军民，心情沉重。到达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

司”）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等志愿军领导同志已在矿洞口迎接，陈赓同大家一一握手，亲热地寒暄着，边说话边进洞，潮气给眼镜片罩上一层霜，他摘下眼镜用手指擦拭着，还没等看清这个废弃矿井的模样，就听见一声低沉而有力的吆喝：“陈赓！你来干什么？”陈赓连忙戴上眼镜，嗬，彭德怀就站在面前，他光着头，叉着腰，眯着眼，脸上挂着一丝笑意。

“哎呀！彭总，你好呀！小将陈赓这厢有礼了！”陈赓嘻嘻哈哈地给彭德怀敬了个军礼。“你陈赓好大的胃口，”彭德怀也开起玩笑，“收拾完法国佬，又来收拾美国佬？”

陈赓笑道：“老总呀，好吃的也得留点给我呀！”充满霉味的坑道中一片笑声。

那天晚上，陈赓和彭德怀谈了很久。几年不见，陈赓感到彭德怀明显见老了，尽管第三次战役我军不惜代价，冲过片片地雷区和层层火力网，勇往直前，经过激烈战斗，已攻占汉城，但是，彭德怀仍是一脸的阴郁，他重重叹口气说：“你都知道了吧？在大榆洞，去年11月24日，毛岸英牺牲了，唉，毛主席把儿子托付给我，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哟！”彭德怀两眼看着摇曳的烛光，眼角闪着泪花，他想向陈赓这位知心的兄弟倾吐压抑在心里的话。陈赓也跟着叹气，想尽办法安慰彭老总。

“这个仗打得太苦了，别的不说，整个志愿军的运输汽车，只相当于美军两个步兵团的运输工具，我们装备落后，对付高度机械化的美军，只能维持一星期的优势，美国人说我们是‘礼拜攻势’，他们则采取‘磁性战术’，用现代化装备紧紧咬住我们，消耗、疲惫我军。第三次战役，我认为带有很大的勉强性，现在虽然打到了三七线，我们决定停止进攻。”彭德怀一边讲，一边让陈赓看地图；陈赓一边听，一边往小本子上记。彭德怀又谈到他顶住朝方速胜思想、轻敌主张，坚持要部队休整……要不是邓华来干预，他们俩儿得谈上一个通宵。

1月8日，中朝军队解放了三七线以北的全部领土，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转入休整。同时，召开第三次战役作战经验的总结会议，陈赓参加了志司这个会议，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翌日清晨，陈赓带领随行人员赴前线看望部队，并到东线指挥部住了几天，听取宋时轮、王建安、谢有法等兵团领导同志的汇报。

陈赓在前线和后方兜了一大圈，看到志愿军缺少冬装，吃不饱饭，一口炒面一口雪，非常困难。由于没有制空权，又缺乏交通工具，鸭绿江北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却运不到前线，敌人依仗钢铁多，用雨点似的炸弹和炮弹反复切断我们的运输线。物资弹药只有百分之六七十能到达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

陈赓在考察中，想出一个对付敌机的点子，他叫战士爬到山头，飞机一来就放枪，你一枪，我一枪，连续不断，这叫设“防空哨”，放“防空枪”。汽车部队在没有枪声时开大灯前进，白亮亮一片；司机一听到枪声，立即关灯，黑漆漆一团，形成了朝鲜战场的独特景观。

陈赓在朝鲜火线考察的两个月中，经常拧着眉头，仰望青天，盯着轰鸣而过的

美军战机，紧抿着嘴唇沉默着，他心里燃烧着一团火：“现代化啊，我们中国军人多么需要现代化啊！”

2月初，陈赓结束战地考察，告别彭德怀等首长，乘火车返回东北。当时铁路沿线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敌机投下许多定时炸弹，时时迫使火车停车，经常有志愿军战士在排除炸弹时英勇牺牲。志愿军铁道兵将士以血肉之躯，铸就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陈赓一行历经艰险，平安抵达沈阳，短暂逗留后回到北京。

陈赓顾不上休息，马上起草前线考察报告，上报中央军委，并面见军委各总部领导人，详细汇报朝鲜战场的真实情况和彭德怀的意见。为了促进第二番志愿军早日入朝参战，他再次向军委请缨，争取尽快到朝鲜助彭老总一臂之力。

3月初，军委正式任命陈赓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接到命令，喜出望外，马上坐飞机前往昆明，从云南军区选调一批军政后干部，迅速组成第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及后勤部等领导机关，然后又去重庆面见邓小平政委，向老首长汇报赴朝作战的准备工作。

返回昆明后，陈赓忙于和随他赴朝的干部们谈话，他对刘有光、张子明等老部下们说：“中央决定由西南军区部队组建志愿军第三兵团，我向中央请求随三兵团入朝作战。我刚从越南回来，还没有插手国内的工作，参加入朝作战最方便，中央就同意了，毛主席还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叫‘好战分子’。”

大家都笑了，一个个摩拳擦掌，都要跟陈赓上前线。

陈赓又说：“这次回云南是将过去的工作做个交代，和省委、省政府告别。你们都要随我到三兵团，快抓紧准备吧！”

3月中的高原春城，天空湛蓝透明，见不到一丝云彩。在昆明机场，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正站在一架老式军用飞机前面为陈赓一行人送行，傅涯带着两个孩子——六岁的儿子知建和两岁的女儿知进，先上了飞机。刘有光等三兵团干部也上了飞机，只剩下陈赓还在机下与送行的领导同志握手道别。

飞机要准备起飞了，陈赓拱拱手道：“大家请回了，再见，再见啦！”他慢慢爬上窄小的梯子，站到机舱门口，略微停了一下，突然转过身来，向送行的人群里张望着，他在找一个人。

“黄景文！黄景文来了没来？”陈赓眯着眼睛一边看，一边大声喊道。

“来了！”在人群后边挤过一名中年军人。他仪表堂堂，军容整齐，快步走到飞机跟前，向陈赓敬礼报告，“司令员，我是黄景文！”

陈赓乐了，他用手点点黄景文：“好哇，你躲到后面去了。听说你从越南回来，又去步校当你的教育长啦？”

黄景文站得笔直，回答道：“报告司令员，我回军区步校干老本行了！”

陈赓笑道：“我知道你爱当教育家，可你是个打仗的好手啊，怎么样，你愿不愿意跟我去朝鲜呀？”

几乎没有片刻的犹豫，黄景文大声说：“愿意！”

“好！”陈赓一摆手，“上来吧！行李让警卫员随后送到，再给家里报个信。”

就这样，在飞机起飞前，陈赓又临时从机场欢送的人群中“逮”了个赤手空拳的黄景文。因为陈赓很了解这个广东佬，一位放到哪儿都是块好钢的优秀军事干部。去年陈赓赴越南指挥边界作战，首先挑选的助手就是这个在解放战争中奉命率部到越南帮助胡志明打仗的黄景文。^①

到了北京，陈赓在西城区灵境胡同10号安了家。那是一处古老的二进四合院，黑瓦青砖，简朴的门楼，大门上的红漆早已在风雨中斑驳脱落，显得年久失修。小院里，春意初露，老槐树吐出翠绿的嫩芽儿，迎春枝条上绽开黄澄澄的小花儿，引来几只嗡嗡叫的小蜜蜂。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临行前两天，陈赓的左小腿突然剧烈疼痛，踝关节肿得像红馒头。

“这是怎么了？撞见鬼啦！”陈赓急得直拍巴掌。傅涯连忙打电话请医生，经医生会诊，确认为左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陈赓几次和医生们商量，能不能在几天之内把这个病治好，只要能拄着棍子走路，他就要随第三兵团入朝。可医生的态度也很坚决：“陈司令员，你必须认真治疗，治好才能行动。”陈赓连连叹气，只好入院治疗。第三兵团由王近山副司令员率领，第十二军、第十五军和第六十军迅速开拔，分批进入朝鲜境内。

陈赓人在医院，心在战场，时时关注着前线战局。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特别让陈赓也来听汇报。毛泽东看着一瘸一拐的陈赓，叮嘱道：“一定要先把病治好，不要那么性急嘛！”

6月中旬，病情稍有好转，陈赓在傅涯的陪同下，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住进老虎滩工人疗养院，继续请医生治疗。医生采用俄罗斯的泥疗法，颇见疗效。

陈赓这次突然发病，是因为在越南工作期间超负荷的压力，他经常顶风冒雨，翻山越岭，使伤残的双腿无法承受。刚回到北京，又赴朝鲜考察，从酷热的雨林到严寒的山野，就是铁打的硬汉也要累垮。在傅涯的照料下，陈赓配合医生的治疗，病情逐步缓解。

老虎滩是大连市南部一个偏僻的小渔港。工人疗养院依山势而建，飞檐斗拱，俯瞰碧蓝的大海，风景优美，环境幽静。陈赓和傅涯经常凭栏眺望大海，群群海鸥逐波翱翔，山间的洋槐树缀满一串串白花，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清香。多少年来，征战沙场的陈赓没有这样放松过。穿惯肥大军装的傅涯也刻意打扮一下，两条长辫子挽成环状，显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恰巧周恩来总理来大连视察，在市委

^① 采访黄景文夫人李夏湘和女儿黄晓夏的记录，2002年。



■ 1951年6月，周恩来探视在大连疗养的陈赓（左起：欧阳钦、陈赓、傅涯、周恩来、邓颖超）。

书记欧阳钦的陪同下，他和邓颖超特地去看望陈赓夫妇，五个人合照了一张照片，看得出他们的心情十分愉快。

此时的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已经结束，迫使敌人到谈判桌上讲和。但是这次战役也充分暴露出志愿军技术和装备的落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战役临近结束的时候，第三兵团所辖第六十军一八〇师在后撤转移中，遭敌机和敌机械化部队的袭击和包围，师领导惊慌失措，指挥不力，使全师将士伤亡惨重，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最严重的一次损失。

陈赓接到战报，心急如焚，8月中旬，腿部刚刚消肿，就离开大连，前往朝鲜。此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仍兼第三兵团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8月16日晚，陈赓在沈阳火车站送傅涯和小建、小进返京。小进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哭喊着不肯放爸爸走。陈赓强作笑颜，把热泪挂腮的娘儿仨送走，一小时后，他毅然登车直奔鸭绿江。

在次日的日记中，陈赓记述昨夜与家人惜别时的心情：“各事东西，不胜依依。”

陈赓一行沿途时遇敌机轰炸，加之洪水泛滥，艰险备尝。8月22日，陈赓到达三兵团指挥部，下了吉普车。人们看到他拄着拐杖，腿还是一瘸一拐的。他不顾腰酸腿痛，洗把脸，擦擦镜片，马上会见王近山副司令员、刘有光政治部主任等各部门干部，听取汇报，调查研究敌情我情，深入思考我军的战略战术和训练部队的方法，他在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美军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株

守成规，善于变化。五个战役中，各有其花样。我们绝不能忽视，必须加紧准备，拼命训练部队，想一切办法加强火力，改变战术；对它一点也不能松懈，然后才能将其战胜。这几天我均本着这点精神教育干部。

《孙子兵法》上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陈赓多年的用兵之道，也在于此。

9月2日，陈赓到志司报到，那时志司驻地迁至伊川西北的空寺洞。这里原是一座金矿，陈赓曾在日记中描绘过：“洞深数里，两千磅的炸弹，也打它不穿。住甚安全，但潮湿特甚。”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在洞外山坡的树林中搭了许多草棚，彭德怀和陈赓等，也都住在简陋的草棚中，除了一张行军床和挂满板壁的军用地图外，草棚中几乎一无所有。

两个星期后，志司又搬迁到平壤以西的桧仓金矿。矿洞很深，到处滴水，迷宫似的洞里伸手不见五指。陈赓和彭德怀、甘泗淇、邓华一起，住在距离洞口二十多米的矿洞里面，薄木板隔了四个不大的房间，每人住一间。

那时陈赓身体一直不好，洞子里缺氧，时间一长就头昏脑涨。在陈赓的日记中，经常有这样的记载：

洞居，潮湿又黑暗。曾几次想出洞换换空气，终因警报，不能远离……洞中氧气缺乏，使人头痛欲裂，窒息得呼吸不来，但仍是开会……会完结。人在病中。昨夜失眠，下夜一时尚不能入睡……

尽管工作条件恶劣，生活苦，病痛多，但陈赓的心情是愉快的。他乐观豁达、幽默诙谐的天性，深入下层、平易近人的作风，给紧张而严肃的志司机关带来一股新风。

陈赓在全军高干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是在9月9日那次著名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

为了总结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彭德怀召开由各兵团司令员、政委、各军军长、政委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彭总首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然后，他讲评各兵团、各军的作战情况，高度赞扬了第三兵团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该团打得最远，到了三七线，在困难的情况下，团领导坚毅沉着、机敏灵活地带领全团，胜利地从敌后安全撤回。当讲到第六十军时，彭德怀表情严肃了，当场喊道：“韦杰、袁子钦来了没有？”第六十军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从后排站了起来，回答道：“我们来了。”彭总来了气，大声责问道：“你们军长、政委是怎么指挥的？把一个师都丢了，造成我军建军以来极少有的惨重损失……”

彭总越说越来气：“……郑其贵这个怕死的胆小鬼，惊慌失措，耽误25日一个夜晚的宝贵时间，竟然砸电台，烧密码，放弃指挥，把一个师近万名战士都不要了，一个人跑回来了……”彭德怀气得脸色发紫，两手发抖：“像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

会场的空气都凝固了，谁也不敢吭气，都低着头，绰号“王疯子”的第三兵团

副司令员王近山也沉重地低下了头，除了彭德怀粗重的喘息声，会场一片寂静。

邓华等几位副司令员很想缓和一下气氛，但又不敢劝说盛怒下的彭总，邓华望着坐在门口的陈赓副司令员，悄悄靠过去，扯了一下陈赓，又悄悄说了几句话，谁都知道，陈赓同彭总有几十年的深厚友谊，只有陈赓敢和彭总开玩笑。

这时，陈赓慢慢地站起来，声音柔和，笑嘻嘻地说：“老总呀，开了大半天会了，大家动都不敢动一下。我看他们脸都憋红了，想出去小便都不敢，现在肚子里又提意见了，饿得不行了。你发这么大的脾气，一定也累了，我建议是不是休息一下？让大家小便、吃饭，吃饱后再开会，你再接着批评，好不好？”

彭德怀扭过头去，紧绷着脸，撅着个嘴，眼睛瞪着陈赓，陈赓还是笑眯眯地看着他，沉默好一阵，彭德怀才说：“你陈赓肚子饿了，那就吃饭吧！”说完站起来走了。

彭德怀离开会议室，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七嘴八舌地对陈赓说：“陈司令员，你可救了我们了，我们真是憋着尿也不敢出去。”

陈赓笑道：“你们赶快去尿尿，不然一松气，就尿裤子了！”

凝重的气氛消失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又热闹起来。许多过去不认识陈赓的志愿军将领们大多是通过这次会议对这位新上任的副司令员产生深刻印象的。^①

对于六十军和一八〇师领导的错误，陈赓决不姑息，他多次指出，必须严肃处理，并在部队中进行教育，吸取教训。会议结束不久，根据陈赓的意见，六十军军长韦杰被撤职，一八〇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均受到军法处置。

作为分管作战的副司令员，陈赓把主要精力放在协助彭德怀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上。志司副参谋长王政柱将军后来回忆道：“经常见陈赓手里拿个棍子，在树林里面到处跑，下雨了，他用棍子敲敲树干，‘哗’的落下一阵雨水，看见鸟儿、虫儿，也乐得像个孩子。他没什么架子，遇到什么人都能聊聊，同谁都谈得来，他地位仅次于彭总，可经常开玩笑，逗得大家捂着肚子笑，连彭总都说：‘我们的陈赓同志是个乐天派将军哟。’可是在研究作战问题时，他这个人可是顶认真的，特别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作战参谋们要准备充分，否则陈赓要批评的，工作如果没告一段落，他连饭也不吃，常常饭菜凉了再热，端上端下几次。对于工作，他是急性子，这一点和彭老总一样。”^②

1951年的秋季来得早，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枯草萋萋。我军连续粉碎敌军局部进攻后，战线仍基本上胶着于三八线南北地区。为了破坏我军防御的稳定性，美空军对我实施“绞杀战”，力图分割我军战场和后方，切断我军运输补给。同时，敌人又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妄想陷我军于瘫痪之境。

^①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穆欣：《陈赓大将军》，第6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51年秋，陈赓（左一）与彭德怀视察志愿军某炮兵部队。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志愿军指挥机关里经常议论的题目自然是如何对付敌人技术装备上的优势。人们最恨的是横行霸道的敌人空军。有一次，作战参谋们又在争论，有些同志主张大力发展中国的空军，“训练几万名驾驶员”，一些同志则反对这种主张，认为我国经济现状不允许，有个同志不以为然，抢着说：“我们就是卖了裤子也要大搞空军！”在一旁静听的陈赓幽默地反驳道：“裤子还是得要，那个东西露在外边也不好看。”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陈赓认为，空军需要适当发展，特别对新中国，要把发展空军放在重要的位置上。1951年9月30日，当听到我空军在朝鲜战场上初战告捷，陈赓喜上眉梢，他在日记中热情欢呼：“三次空战均获得胜利。初出茅庐的我空军一开始就是在战斗中锻炼，前途不可限量。”但是，决定战争的最终胜负还是地面上的较量，因此，陈赓主张，在现代化国防建设中首先要搞好陆军现代化，例如炮兵和装甲兵，他说，无论如何，炮火占有压倒优势，才能保证步兵进攻。

是年10月20日，陈赓在日记中写道：

……从十三号起，敌在我六十七军正面展开了四个师……经过八天作战，敌虽攻占了我一些高地，前进约五公里，但死伤惨重，我阵地前敌遗尸累累……

在这次战斗中，证明近代作战，阵地是可以攻下的，但代价是非常惨重的；另外证明我军若是装备改善，能操有制空权，美国是完全可以击败的。在现在

情况下，敌要把我赶回鸭绿江，那是幻想；但我想把美敌赶下海去也是不容易。这证明战争将是持久的与艰苦的。我们准备长期坚持吧！逐渐改善我们装备与交通，争取最后胜利。

身经百战的陈赓并不怕穷凶极恶的敌人，他最感到心情沉重和精神压抑的，是我军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由于部队既缺乏现代化装备，又缺乏文化素质高、精通军事科技的人才，许多本可以打胜的战斗却眼睁睁看着敌人逃掉；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只能挖坑道先躲起来，这些情况一次再次地刺激着陈赓。如何改进我军的技术装备，如何培养前方急需的能维护和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军事工程师，成为陈赓朝思暮想的问题。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奉调归国 陈赓受命担大任	001
一、总参谋部的一份重要报告	001
二、代理志愿军司令员	004
三、归国行程急	007
四、受命中南海	009
第二章 兵贵神速 遣将调兵说“三边”	014
一、先调李懋之	014
二、再调徐立行	017
三、林园万里大搬迁	019
四、陈毅送来“聚宝盆”	022
第三章 全国选址 松花江畔定大计	028
一、周恩来致函苏联政府	028
二、初识奥列霍夫	029
三、南下北上选校址	031
四、松花江畔定大计	033
第四章 鼎力相助 总理召集联席会	036
一、筹委会正式成立	036
二、周恩来召集联席会议	040
三、求教毛泽东	044
第五章 求贤若渴 苦心延聘名专家	047
一、张述祖秉烛荐贤才	047

二、急调张衍进京	052
三、派黄景文南下沪宁	054
四、刀下留人，再救沈毅	058
第六章 殚精竭虑 金秋时节喜盈门	064
一、参高岗一本	064
二、周恩来亲为军工选将才	066
三、落实基建经费	069
四、借来大和旅馆	073
五、筹委会最后一次会议	075
第七章 “两老办院” 教育思想初奠定	078
一、风雪移师	078
二、繁忙的第一天	080
三、踏勘院区	081
四、阐发“两老办学”的教育思想	084
第八章 礼贤下士 融雪化冰赤子心	093
一、两个不同的群体	093
二、老教师冰城过三关	097
三、雪夜探访周明鶴	099
四、与梁守槃的恳谈	102
第九章 选拔俊才 新生补习费思量	106
一、全军上下选秀才	106
二、全面检查文化补习中的问题	111
三、彭德怀过问第二期招生工作	116
四、向高中毕业生敞开大门	118
第十章 真诚合作 苏联顾问进军工	121
一、苏联顾问团迟迟不到	121
二、唐铎归国	122
三、盼来首批苏联顾问团	123

四、首席顾问的首次视察	125
五、真诚的合作	127
六、关于“大屋顶”的争论	129
第十一章 破土奠基 将军亲临脚手架	134
一、争取省市和中央的支持	134
二、五千大军扎营荒原	137
三、不寻常的现场会	138
四、将军的身影	141
第十二章 言传身教 条令如山抓校风	144
一、做好老干部的思想工作	144
二、纲领性文件	147
三、放走两位教授	149
四、条令如山	150
五、请秦基伟作报告	154
六、“七一”座谈会	157
第十三章 求助“上帝” 一锤定音靠黄老	160
一、毛泽东挥毫题词	160
二、周恩来的叮嘱	164
三、黄克诚一锤定音	165
四、大槐树下的两位院长	168
第十四章 彭总视察 小平房里两将帅	170
一、不速之客	170
二、彭德怀视察学院	172
三、紧张的八月	176
四、一次难忘的座谈会	177
第十五章 开学大典 《训词》堪称传家宝	180
一、毛泽东的《训词》	180
二、首届运动会	182